

最後的身影—憶賴金男教授

瀛苑副刊

或許是在淡水開回台北的交通車上，幾位資深老同事閒聊的話題圍繞著校園往事，所以下了車走過台北校園門口，望著建於1964年的白色大樓，一時陷入沉思。覺得這棟風格獨具已聳立四十寒暑的建築，敞開的大門每天熱鬧的人來人往，多少淡江人在此演出人生的悲歡離合？多少默默工作的淡江人在此隨著時間流逝黑髮染霜，不知不覺青春飛逝而去？

「老」雖是令人傷感的人生過程，但有幸邁入老境卻應該慶祝，因能安穩活到老，享受銀髮歲月，並非人人可得。上天不是慈悲對待眾生的，所以世間有「英才早逝」之憾，紅塵多缺陷。

當這缺陷發生在自己所熟識的好人身上時，不免疑惑老天為什麼如此作弄世人？讓好人不長壽？為什麼人生總是有許多不圓滿？有些不應發生的事情硬是發生了，除了接受，找不到答案。多年來心中一直存著不解，同事偶爾相約吃頓便飯是最平常不過的事，但為什麼那頓和賴博士約好的飯局，老天就是不成全，永遠無法實現。

雖然事隔多年，但每當想起那只有相約，未能聚首的餐會，總不免遺憾。

永遠忘不了那場景，黃昏時和一位同事從交通車下來，經過台北校園門口，望見瀟灑的賴博士站在台階上和友人談笑風生，看到從台階下走過的我們，一向惜情念舊的他，笑咪咪的打招呼之餘，並熱絡的相約找個時間大家聚一聚，我們愉悅的答應了。那時正值三月底，接下來要放三天春假，於是約好等假期後聯絡，屆時再找幾位老同事歡聚。

哪知過了春假，賴博士住院了，得知他肝疾復發，心想只是老毛病，不久之後就會出院的，等他病癒再安排飯局不遲。誰知心想「不遲」的事，永遠遲了，隨著賴博士病情惡化，他從此未踏出醫院，只五十出頭的英年，走向人生終站。

餐聚不成，參加的是他的喪禮。

貴重的人生禮物

雖然人已遠去，但他站在台北校園台階上，笑容可掬的最後身影，卻像一張置入定影液中的照片，一直鮮明印在腦海裡。

有時會想，不時在五虎崗各個角落遇到，經常笑容可掬的賴博士，到哪裡去了呢？校園裡少了他這位未來學家的身影，總覺得缺少了什麼。因為他是淡江的一個寶，除了學術，才華俱佳外，更令人由衷生敬的是他的待人接物，相處的時間久了，覺得他是芸芸眾生中難得保有赤子心，內心很潔淨單純的好人。

在那方寸裡沒有醜陋的思想、陰沉心機和不入流的算計。有的只是一片山清水秀、謙沖溫和、不修邊幅的外表下，是樸素無華的內在，總是用善意的心眼對待外界的一切。

有人詆毀他，只見他大海能容不動氣不計較，一笑置之，心中永遠沒有敵人。

但是作為他的同事，如果言行有所不當時候，他會善加規勸，點醒當事人的錯誤。

記得有一次同事們聚在一起閒話家常，海闊天空暢所欲言之際，話題難免扯到一些八卦和人際是非，正當大家口沫橫飛，越說越起勁之際，只見賴博士收斂笑容，正色奉勸大家背後莫論人非，一時切斷了三姑六婆的談話。當時嚼舌的一群雖覺尷尬，但事後冷靜自省，多言多語、說長道短確是一把利箭，往往傷人於無形，是人性之惡，君子不恥亦不為。

如今很感念賴博士當時不怕掃了大家的談興，言所當言，這件事使我在日後不慎又要犯同樣的錯時，及時管住自己的舌頭，因為總會想起賴博士的忠告。古云「君子贈人以言」，從賴博士身上，我看到一個學者的慈悲，他不忍聽到有人被流言所傷，也不願見到有人亂造口業，在他心裡，大家共生在一個校園裡，應互相關愛和尊重，在暗處以言詞傷人是很不道德的。如今他雖已不在人世，但他規勸「慎言」的那一幕，始終記憶猶新，因為那是賴博士贈送給大家無比貴重的人生禮物，心存敦厚，口不出損人之言，讓人與人之間信任成長，共生吉祥。

世上的宗教無不講求「修口」，要信眾不妄言、不兩舌，但許多標榜自己有虔誠信仰的人，往往開口說話就犯規，可見實修口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然而，毫無宗教色彩的賴博士，修口的功夫卻是第一流，共事多年，不僅未見他言人是非，更不見疾言厲色或口出惡言。之所以能達到這番境界，想來是留學法國的他，看似浪漫不羈的外表下，內在有其嚴肅的自我要求。因為能做到一生言語吉祥，表裡如一，那是修心成果的至高展現。

溫靄身影化成光

一般人有恩於人時，往往記性極佳，難於做到施恩不忘報。但敏銳聰穎、記憶力超佳的賴博士，這方面的神經卻很大條。樂於助人的他，經常對同仁施於援手，有些是小惠、有些是大恩，如為人謀職，助不少人改變一生的際遇等等，他總是事成之後就忘了。在他的字典裡，凡事無求，付出是從他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職責，給予不是恩惠，而是責任，他享受的是助人的喜樂，而不是回報。

因為留得真情善意在人間，所以雖然天人永隔多年，但和他共事過的老同事們，只要有機會相聚在一起，總會想起他，再談他，不知不覺他又活生生的回到大家的眼前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那時在出版中心從事採訪、編輯、美工、發行的同仁，忙完了份內工作之後，免不了談天說地，賴博士總是笑嘻嘻加入陣營，談話中不忘要大家養成閱讀的習慣，因為書中有許多智慧結晶和人生寶藏，勸大家不要錯過。有時他也會提供自己的學習經驗與人分享，大學唸中文系的他，擁有精深的英、法文造詣，那是他長期清晨收聽外語廣播和透過大量閱讀外文書籍而來，聰明加上努力，使他成為一位有真才實學的人。有位採訪過他的記者，就佩服其出口成章的功力，表示處理一般訪談錄音帶，總要費一番功夫修飾整理，但賴博士開口就是一篇好文章，直接寫下他說的話就行了。也有聽他演講的聽眾讚嘆他的博學多聞，不用演稿，一上場就吸引會場目光，娓娓道來引人入勝，內容充實，表現出一位學者的豐采。

記得慶祝「明日世界」雜誌十週年慶，除了北部，還特別南下舉辦巡迴演講，請賴博士赴南台灣宣揚未來學理念。出發之前，工作人員還擔心南部聽眾對未來學陌生，出席不踴躍，但賴博士卻很樂觀的出發了。事後證明他的樂觀確有先見之明，放眼演講會場，整個大禮堂坐無虛席，除了見識到南部聽眾也很有水準之外，精采的演講內容，不僅成功傳播了張創辦人推動的未來學，更擦亮淡江的招牌。

雖然留學歐洲，生活在世界時尚之都巴黎，娶的是法國妻子，但生活在五虎崗上的賴博士卻很本土和中式，在他身上不見名牌，也沒有洋味。嗜吃客家菜的他，閒時偶在辦公室揮毫，他的書法瀟灑隨意，字如其人。他不但手腕懸空示範握筆要領，也勸大家閒暇不妨多練字習書法，那是一門藝術，接近藝術不僅有助於修身養性，也使人變化氣質，少些俗氣，增進雅趣。

如果要找賴博士有什麼缺點的話，那就是他一向對人好，卻忽視了自己保健。酒是穿腸毒藥，他竟將其視為好友，終而付出病苦和生命的代價。以他的才學和善良，應活以天年，在世間傳更多的道、授更多的業、解更多的惑，怎麼可以在人生半途就下車呢？他的走，不僅是淡江人失去一位良師益友，也是社會失去一位可敬可愛的人。

雖然他的生命列車停駛了，但在五虎崗上，他可親溫靄的身影，化成一道光，亮在許多人心裡。

2011/06/22